

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
韩国挺身队研究会

金镇烈 黄一兵 译

编

被掳往侵略战场的 慰安妇

中国文史出版社



被掠夺往侵略战场的慰安妇

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

韩国挺身队研究会 编

金镇烈 黄一兵 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掠往侵略战场的慰安妇/韩国挺身队研究会编;金镇烈,黄一兵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

ISBN 7-5034-1106-6

I. 被… II. ①韩…②金…③黄… III. 回忆录—作品集—韩国—现代 IV. I 312.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976 号

图字:01/2001/4425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铁十六局材料总厂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25 字数:380 千字

印 数:20000 册 插页:1

版 次: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数: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00 元 \$:10.00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承印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 1 在中国被日本人劫持 金学顺 (1)
☐ 出生在中国吉林 ☐ 成了妓女养成所主人的养女 ☐ 在北平被日本人抓住 ☐ 悲惨的慰安妇生活 ☐ 跟着买卖银币的商人逃了出来 ☐ 回到没人迎接我的祖国 ☐ 我这凄凉的人生
- 2 噩梦般的日子正在等着我 金德镇 (14)
☐ 他们告诉我去日本就能赚钱 ☐ 噩梦般的日子正在等着我 ☐ 到了陌生的中国上海 ☐ 在泉的帮助下回到祖国 ☐ 为了躲避别人的议论再次出走 ☐ 我要申告
- 3 在广州的那条胡同里 李英淑 (26)
☐ “你的父母都死了，你是朝鲜人……” ☐ 在广州的那条胡同里 ☐ 在回国路上我想自杀 ☐ 我连朝语都不太会说了
- 4 被骗到陌生的上海 河顺女 (38)
☐ 12 岁的时候我才上小学 ☐ 一个日本人告诉我大阪可以赚大钱 ☐ 在上海的慰安所里 ☐ 搭上了回祖国的最后一班船
- 5 跟着部队转移到了南京 吴五穆 (48)
☐ 说是去日本工作，但我们却到了中国 ☐ 走进住满军人的帐篷村 ☐ 跟着部队转移到了南京 ☐ 结束了在中国九

年的慰安妇生活 ☐我向父母隐瞒了做慰安妇的事情

6 他们告诉我这里是吉林…………… 黄锦周（55）

☐为了抵债，我成了别人的养女 ☐他们告诉我这里是吉林 ☐像畜生一样对待我们 ☐日本军人把我们丢弃在战场上 ☐我没有脸面再回到家乡去 ☐不要歧视我

7 我们竟然被送到了“满洲”…………… 文必瑾（68）

☐我只上了五天的学 ☐为了能够读书我离开了家 ☐我们竟然被送到了“满洲” ☐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感到非常孤独

8 我要妈妈！我要回家！…………… 李容洙（80）

☐我要妈妈！我要回家！ ☐我猛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受电刑拷打失去了知觉 ☐接待特攻队队员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9 12岁的时候我走进了“彰化慰安所”…………… 李玉粉（92）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 ☐我对那个日本人说的话信以为真 ☐12岁的时候我走进了“彰化慰安所” ☐又被抓进了特攻队慰安所 ☐我告诉慰安妇们，现在已经解放了

10 这儿是慰安所，是接待军人的地方…………… 文玉珠（105）

☐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日本军人 ☐“这儿是慰安所，是接待军人的地方” ☐离开中国回国 ☐再次被日本人抓走 ☐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每隔几个月就换一个地方 ☐我迫不及待地往家赶 ☐亲戚们要赶我出门

11 我们到的目的地不是日本，而是中国…………… 李玉顺（122）

☐流传着日本人要征用姑娘的消息 ☐17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家 ☐我们到的目的地不是日本，而是中国 ☐从慰安所主人那里我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 ☐从中国关东到了新加坡 ☐死也得死在朝鲜的国土上 ☐但愿能够平安地度过余生

- 12 **我再没有能够见到家里的人** 李相玉 (136)
☐离家出走 ☐我流浪在汉城 ☐在帕劳岛上的慰安妇生活
☐虽然回到了故乡,但再也没有找到家里的人
- 13 **我凄惨的慰安妇生活在汉口开始** 李得南 (151)
☐没有办法在家里生活下去了 ☐你知道我为你已经花了多少钱吗
☐我凄惨的慰安妇生活在汉口开始 ☐白天是护士,晚上是慰安妇
☐母亲好像知道我的经历 ☐我已经没有奢望了
- 14 **可能我就要死在这里了** 李用女 (165)
☐父亲把我卖了 ☐在航行途中听别人说我们是去做慰安妇
☐可能我就要死在这里了 ☐在慰安所里精神崩溃了
☐日本投降了,那个少尉也不见了 ☐回到家的时候,我才刚刚满21岁
☐我有话要说
- 15 **挣扎在密林中的死亡线上** 金台善 (178)
☐我很小就离开父母 ☐日本人踢开了我家的门 ☐我听见了日本军人的喊叫声,也听见了大炮的轰鸣声
☐挣扎在密林中的死亡线上 ☐我的命就该如此吧
- 16 **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是来接待军人的** 朴顺爱 (189)
☐丈夫把我卖给职业介绍所 ☐听到招募慰问团的消息
☐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是来接待军人的 ☐回国的船被炸了,我又回到了慰安所
☐快战败了,他们同意我们撤离
☐生活在过去的噩梦中
- 17 **登上一列窗户被封闭的火车** 崔明顺 (204)
☐姐姐是被日本人抓走的 ☐登上一列窗户被封闭的火车
☐这里根本不是朝鲜人呆的地方 ☐真不该把我救活过来
☐“我只有两个女儿,结果都这样毁了!” ☐遗祸我的儿子
- 18 **我试图逃出那个非人的地方** 姜德景 (220)

□作为第一期女子勤劳挺身队员去了日本 □一边哭一边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逃跑中被抓去当了慰安妇 □我想再次找机会逃出那个非人的地方 □母亲拒绝让我进家门 □疾病折磨着我的后半生

19 **慰安所离我家竟咫尺之遥** 尹头理 (233)

□算命先生说我必须离开父母才能长寿 □为了维持生活,我只好去工厂干活 □站岗的警察把我叫了过去 □慰安所离我家竟咫尺之遥 □日本人丢下我们跑了 □是谁把我弄到这样的地步

20 **在台湾洞穴里做了海军慰安妇** 陈庆彭 (246)

□我与母亲最后的道别 □在洞穴里开始的慰安妇生活 □爱我的日本军人——冈 □早晨起就有人在慰安所外面排队 □又被转给了陆军慰安所 □母亲 □现在我害怕去人多的地方

21 **我下船的那个港口是台湾彰化** 朴头理 (259)

□我下船的那个港口是台湾彰化 □我们被抓到专门伺候军人的地方来了 □我从主人那里一分钱也没有拿过 □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在台湾受的苦

22 **军人们在我的房门上贴了姓名和号码** 姜舞子 (270)

□为了不被日本人抓走,我躲到粮柜里 □通向帕劳的艰难旅程 □军人们在我的房门上贴了姓名和号码 □美国人问我“《阿里郎》、《桔梗谣》知道吗?” □19岁回国的時候,我的牙齿都没有了

23 **他的年龄跟我父亲一样大** 孙判姪 (297)

□我好像是他们抓的最后一个人 □我们这些女人的手都被绑在一条绳子上 □我怀疑什么公司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开工厂 □“天呐!送死来了吧!” □他的年龄跟我父

亲一样大 ☐ 在空袭中产生的爱情 ☐ 新几内亚岛和波罗
岛的慰安妇生活 ☐ 在菲律宾他们隐瞒了日本战败的消息
☐ 日本人很担心那种情况发生 ☐ 我是个有许多罪孽的人
啊 ☐ 我不能向儿女们述说我的过去

24 **从广东、香港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 金福东 (311)

☐ 我们要把你女儿送到挺身队里去 ☐ 在广东开始了我的
慰安妇生活 ☐ 辗转于香港、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 直
到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已经解放了 ☐ 姐姐也就是从那天
起跟我断绝了来往

25 **最终，我下船的地方是台湾** …………… 金分善 (327)

☐ 家里人都很疼爱我 ☐ 最终，我下船的地方是台湾
☐ 15 岁的慰安妇 ☐ 搬到马尼拉 ☐ “别担心，我会帮助你
回大邱去的！” ☐ 我不得不去寻找我自己的生活

26 **那个人告诉我广东好玩极了，还能赚钱** ……… 朴莲伊 (348)

☐ 母亲在 40 岁的时候生了我 ☐ 那个人告诉我广东好玩极了，
还能赚钱 ☐ 没有想到那样的事情会落到我的头上
☐ 军人们排着队不断地拥进来 ☐ 我无论如何要活下去
☐ 慰安所主人说我欠了他的债 ☐ 又去了新加坡 ☐ 那些
存款簿一下子变成了废纸 ☐ 听说运我们回国的船到了
☐ 大侄子把我的包袱扔到院子里 ☐ 美军要开枪打死我
☐ 生了黑人混血儿之后的艰难生活

27 **在中国和苏联边界的乐园慰安所里** …………… 金春子 (370)

☐ “锦福回来了！她成乞丐了！” ☐ 到底要把我送到哪里
去 ☐ 在中国和苏联边界的乐园慰安所里 ☐ 兄弟姐妹中
只有我活着回来了

28 **他们命令我们去杭州** …………… 裴足间 (396)

☐ 我那不幸的家庭 ☐ 在大连站我看见许多带着刀的日本

- 军人 ☐ 命令终于下来了，让我们去杭州 ☐ 如果还有良心的话，首先应该向我们真诚道歉
- 29 **在“满洲”的那 13 年里** 崔一礼 (411)
- ☐ 是我害了母亲 ☐ 他们把我扔进一辆卡车里 ☐ 军人们用铁丝网把我们住的地方围了起来 ☐ 反抗又有什么用呢？
☐ 我把那些钱缝在衣服的口袋里 ☐ 不管发生怎样的事情，都要活着回到故乡去 ☐ 我到慰安所不久就抽上了鸦片
☐ 一个军官跑过来让我赶紧逃走 ☐ 把所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
- 30 **在那些被强占的中国人的房子里** 吕福实 (424)
- ☐ 别的女人都躲了起来，而我却只能呆在家里 ☐ 在那些被强占的中国人的房子里 ☐ 那个朝鲜翻译突然让我和他一起逃走 ☐ 惟一的亲人断绝了与我的来往
- 31 **那列火车直奔中国的哈尔滨** 全锦花 (434)
- ☐ 那列火车直奔中国的哈尔滨 ☐ 五年的禽兽般生活 ☐ 苏联人要打进来了，赶快跑吧
- 32 **在雄基和中国琿春成为慰安妇** 崔贞礼 (443)
- ☐ 在雄基和中国琿春成为慰安妇 ☐ 从尸体堆里逃了出来
☐ 只有酒是我的朋友 ☐ 不能再搪塞这件事情了
- 33 **看见军人进来我大大地吃了一惊** 朴顺伊 (450)
- ☐ 藤田老师说，让我们到日本去读书 ☐ 看见军人进来我大大地吃了一惊 ☐ 你到底是哪国人？ ☐ 故乡有了我去了挺身队的传闻
- 34 **码头上已经有军人在等着我们了** 金银珍 (462)
- ☐ 火车的车厢里竟然有许多扛着枪的日本军人 ☐ 码头上已经有军人在等着我们了 ☐ 我回答军人说，上初等学校六年级 ☐ 回国后我得了精神病
- 后记 译者 (475)

在中国被日本人劫持

金 学 顺

出生在中国吉林

母亲 15 岁时与父亲结婚，生活在平壤，为逃避日本人的迫害，来到中国。1924 年，我出生在吉林。我出生后不到百天，父亲就去世了，去世的原因不清楚。

在异国他乡，没有熟人，柔弱的女子很难生活下去，于是母亲就带着两岁的我又回到了平壤。

回到平壤后，生活没有着落，母亲不得不回了娘家。因此，在这段日子里，我和母亲简直像乞丐般地生活着。也许是因为无依无靠，母亲便虔诚地入了教会。我还记得年幼时常跟着母亲去参加教会活动的情景。在教会里唱赞歌，我感到很神气。牧师很疼爱我，所以我很喜欢去教会。

我脾气很倔强，从小就是这样，为此，挨过母亲不少的打骂。我不听话，母亲就骂我是“杀父之孽！”又说“你父亲生前那么折磨人，让我苦恼，你算是继承了他的血脉！”一边说一边为自己的不幸身世哀叹。

我读了四年左右的平壤教会办的学校，这个教会办的学校是

实行免费教育的。似乎是 11 岁的时候，我辍学了。在教会学校，学习功课是主要的，同时他们还比较注意学生的锻炼，如跑跑步什么的。和同学们一起玩，很有意思。我跑得快，曾经当过“接力赛跑”的选手。在我的一生中，最令我难忘的就是那段日子，想学就学，想玩就玩，真让人心醉。

为了生活，母亲给别人家当佣人。早晨带着柳条编的饭盒出门，这是她一天的伙食。她给别人家锄地、洗衣服。在我上学的那几年里，母亲还借来一台袜子编织机，在家编织袜子。我放学后也常帮助母亲干活。

我 14 岁那年母亲改了嫁。新的父亲带来了比我大几岁的一对儿女，那位哥哥大约 20 岁左右，那位姐姐 16 岁。姐姐到我家后不久就出嫁了。我不愿意跟新的父亲一起过，但喜欢跟那个哥哥一起玩儿。

成了妓女养成所主人的养女

原来我和母亲两个人过，现在突然间又多了一位新爸爸，实在是很别扭，很不方便。我叫不出一声“爸爸”，也不愿意跟他有过多的交往，这使得我和妈妈之间的感情也疏远起来，有时为此甚至还与母亲发生争执，隔阂也越来越深。

后来，妈妈把我送给一户开妓女养成所的人家当养女，那时我才 15 岁。母亲领着我先到这户人家试唱歌，户主觉得很满意，就把我留下了。记得当时，母亲还与养父签了一个契约，契约规定我必须与这户人家一起生活几年，母亲为此得到了 40 元钱。

由于家里的状况我一天也不愿再忍受下去了，因此得知母亲把我卖给了别人的消息，我反而觉得很痛快。

我的养父母家和平壤府经济里 133 号。除我以外，这户人家还收养了另一个养女。养父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锦花。我管另一

个养女叫姐姐。

到这户人家后不久，养父把我和那个姐姐送到平壤的妓女养成所里去了。养成所是两层建筑，大门上有一块大的牌匾。这所妓女养成所共有 300 多姐妹。我在这里住了两年左右，认真地学了舞蹈、清唱（朝鲜古代曲艺的一种）、时调（从高丽时代传袭下来的韩国定型诗）等。如果在养成所获得毕业证者，就有资格当妓女进行营业，但是年龄必须满 19 岁，否则官厅不发妓女从业许可证。我毕业时才 17 岁，所以毕业后也不能营业。于是，养父带着我到处找关系，想方设法去弄许可证。和岁数相比，我的身体看起来相当成熟，所以养父便多报岁数，与官厅进行交涉，但官方认定我的实际年龄只有 17 岁，说什么也不允许我营业。

国内没法得到营业所必须的许可证，养父就琢磨着想带我去中国，他说在中国我是可以营业赚钱的。于是，我和那个姐姐跟着养父去了中国。那是 1941 年的事情，我 17 岁。

养父去中国以前曾与我母亲联系，取得了她的同意。出发那一天，母亲买了一件黄毛衣到平壤站来为我送行。

在北平被日本人抓住

我们三人在平壤站乘火车到新义州，然后过安东桥前往山海关。在这里，养父曾经被宪兵盘问过，他被带进宪兵哨所，好几个小时才出来。我们又重新坐火车，继续赶路。途中，有时睡在火车上，偶尔也找个小旅馆休息。听说当时的北平（北京的旧称），这类生意很兴隆，养父便带着我们径直去了北平。

到北平后，我们在一家饭店吃了午饭出来时，好几个日本人叫住了养父。一个肩章上有两颗星的军官问养父：“你们是朝鲜人吧？”养父回答说，我们是为了赚钱到中国来的朝鲜人。那

位军官说，要赚钱就在你们国家赚嘛，为什么到中国来呢。他凶狠地说：“你们是间谍吧！跟我走一趟吧！”就这样，他把养父带走了。姐姐和我则被其他军人带走了。

过了一个胡同，看见有一辆敞篷卡车停在那里，车上约有40至50名军人。那帮军人叫我们上车，我们当然拒绝。那帮军人不由分说，狠劲地把我们抬上了车。过了一会儿，带养父走的那位军官回来了，卡车就启动了。那位军官就坐在司机旁边。我们又惊又怕，蜷缩着坐在卡车的角落里，一直哭个不停。走了一段后，我抬头一看，后面还有一辆卡车跟着。

下午被抓上卡车后，卡车走了一夜，途中能听见枪声。每当枪声响起来时，大伙都赶忙下车，趴在车下面躲着。吃饭的时候，军人给了我们一个饭团，还给我们一些小干面包，但由于害怕，我们依然蜷缩着坐在那里，头不抬眼也不睁，一个劲儿地哭。第二天天黑时，卡车上的人全都下来了，有几个军人将我们带到一个屋里。后来才知道那是中国人逃跑后，留下的空房。

天漆黑，又受了惊吓，我们根本猜测不出这到底是什么地



朝鲜女人就像军需物品一样被装在卡车或火车上，送到各地的慰安所

方。姐姐和我互相看着对方的脸，谁也说不清会发生什么事。过了一会儿，带走养父的那位军官进屋，把我带到旁边挂帘子的屋里去。要离开姐姐，我害怕得要命，极力挣扎着不去，但是那军官硬是把我拉到那个旁边的房子里。进屋后，他一下子抱住我，动手脱我的衣服。我拼命反抗，不让脱。但是，最终衣服还是被他全部撕破了……我的处女之身被那军官夺去了，当夜我被强奸了两次。

翌日拂晓前，那军官离开了房屋。我用被撕破的衣服勉强遮蔽身体，坐着哭。那军官离开时冷冷地说，以后在这里不能穿这样破旧的衣服。军官走后，我赶紧去找姐姐。走到另一屋打开门帘一看，一个穿黄军服的人正躺在那里，姐姐也同样用被撕破的衣服遮盖着身子，坐在那里哭。我立刻放下帘子缩了回来。天亮后，军人走了，姐姐掀开门帘进来，我们俩悲痛欲绝，抱头痛哭。姐姐说她竭力反抗，结果遭到毒打。我没有听见姐姐的撕打声，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正与军官撕打着。

悲惨的慰安妇生活

我和姐姐稍稍平静下来没有多久，就听见屋外女人们的说话声音，而且听的很真切，是说朝鲜话。紧接着，一个女子推门走了进来。她一看见我们就问：“你们怎么来到这儿呢？”姐姐简单说了过程。她很无奈地摇摇头说：“既然来了就没有办法了，想从这儿逃跑可不行。只能认自己的命了，就这么过下去吧！”

我们到达这里的当天，军人们就在这栋房用帘子隔开的两个房间里安置了木床，并且把我们俩分别安排到不同的房间里。这个时候，我才仔细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这栋房子还有两扇门，墙是红砖砌的，在屋子的旁边可以看见有驻军部队。后来，军人们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铁壁镇，原来是中国人居住的一个村

落，来日军后，村子里的中国人都跑了。

和我在同一个慰安所的还有其他五个女人。22岁的静惠年纪最大，宫子和贞子是19岁。大家都熟悉之后，静惠给我和姐姐分别起了个日本名字，我叫爱子，姐姐叫惠美子。

粮食和副食品是军人们给我们送过来，由我们自己轮流做饭。因为我年纪最小，洗衣服和做饭的活我干得最多。有时，在我们的要求下，军人们也把他们自己吃的饭和汤送给我们，他们甚至还偷偷地送给我们一些小干面包之类的食品。我们穿的衣服是军人们穿过不要的什么粗棉布内衣之类，偶尔军人们也拿来一些在那些人去楼空的中国人家里翻出来的衣服给我们穿。

静惠日语说得很好，她通常只接待军官。宫子和贞子比我们来得早，她们总把那些她们不愿意接待的粗鲁军人推给我和姐姐。我讨厌她们，我们都处于同样的境地，而她们却欺负我们，所以我不愿跟她们相处来往。听静惠说，她是从汉城来的。宫子和贞子，我没怎么与她们打交道，所以不知道她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到这里来的。

后来我发现，这栋房子一共有五间屋子，每个房间里都有铺着毯子的床，房间的门口放着洗脸盆。

不久，静惠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瓶装有消毒水的瓶子。把消毒水倒在脸盆里，再加些水，就会呈粉红色。静惠告诉我们，这里规定，在接待完军人后，必须用这种消毒水洗洗。

那时，没有直接管理我们的人，但部队就驻在旁边，如果我们想要出门，哨兵就会过问、阻拦。实际上，我们哪儿也去不了，我们居住的这个村子是什么样，我们一无所知。

军人们一来，就直接进他们愿意进的房间。大约过了一个月后，我发现，来这里的都是些比较固定的军人，看不见有新的军人进来，所以我们猜测，我们是专门接待这部分军人的。

军人们常常出去打仗，往往一周内有三四天晚上要有行动，拂晓才回来。战斗结束后，军人们列着队唱着歌开回营地。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起来等候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军人们都下午来。但打仗回来后，从早晨开始，军人们就拥进来。这时，一天就得接待七八名军人。下午军人来时，一般时间比较短，每个人大约 30 分钟，结束后就走。晚上的情况就有些不一样，军人们都喝得酩酊大醉，晃晃悠悠地闯进来。他们常常叫我们唱歌、跳舞，令人非常厌烦。有时，我实在无法忍受，就去后院躲藏起来，但这种情况一旦被军人发现，他们会更加粗野地对待你。由于选择哪个女人完全由军人们自己来定，时间长了，就有了一些比较固定的对象。

军人进来做那种事情，有的人在 30 分钟内把我们折磨得半死，有的则比较温和，一会儿就离开了。军人虐待我的时候，硬是把我脑袋压在他们的胯下，叫我舔他们的生殖器。做完那种事情后，还让我用脸盆打水来给他们清洗，如果我拒绝按照他们的吩咐去做的话，他们会把我打得遍体鳞伤。

避孕套是军人们自己带来的，没有预先分配给我们。每周都由军医从后方带一名士兵，对我们进行一次身体检查。但如事情忙，隔周来一次。一听说军医来了，我们就用消毒药认真地洗洗，因为军医检查时只要发现有一点儿异常，就给打黄色的 606 号针。打针以后一打嗝，鼻孔里往外直冒臭味，使人非常恶心。

临近来月经时，我们就向军医要棉花，积攒起来备用。来月经时也得接待军人，即使不愿意也毫无办法。这个时候，我们只好把棉花卷起来插入身体的深处再去接待军人。为了避免经血渗出来，棉花往往尽量搁深些，这样多次接待军人后，有时棉花掏不出来，苦不堪言。如果积攒下来的棉花不够，就临时剪些布条卷小一点儿代用。

没有战事时，上午一般没有军人来，我们就洗衣服或者聚在中间房屋内聊天。我的性格比较内向，本来就不太随和，加上整天都在琢磨如何能逃出去，所以除了与惠美子姐姐外，和其他人不怎么来往，关系也不融洽。

我看得出来，好像必须得到部队的允许，军人们才能到我们这里来。起初，我不知道军人们来我们这里是否交钱，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听静惠说，军人们每来一次，士兵得交1元50钱（指战时旧币或日军内部流通的代金券），军官们过夜得交8元。我问她，军人应该将钱交给谁？她说，我们应该收那些钱。可是一直到我不再过慰安妇生活为止，也从来没有从军人手里拿到过一分钱。我不知道静惠到底知道些什么才那么说的。

有一天，正在吃早饭的时候，军人们匆匆跑进来，不由分说，命令我们迅速打好包裹。正在我们打包裹的时候，他们又赶着我们上车。慌慌张张中，我们离开了这座住了两个多月的地方。

上了车后发现，两辆卡车上，士兵们都已经坐好，军官们则佩刀骑马。那天日落以前，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离原先住的地方不太远，更像是村落，但是枪声比原先的地方密得多。

这里的慰安所比原先住的房子要小，房间不是用布帘隔开的，而是用砖墙。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来的军人似乎少了些，军医也几乎不来了。军人们出去打仗的次数增加了，早晨到我们这儿来喝得醉醺醺的军人也多了起来。与原先的地方相比，我觉得生活更加悲惨。

到新地方以后，我仍然一个劲儿地想怎么能逃出去。我和惠美子姐姐多次商量过种种逃跑的办法。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周围环境是什么样，逃出去后，我们又该去哪里？我和惠美子姐姐约定好，一旦有机会时就一块儿逃走。静惠年龄大，多方照顾